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三寶太監西洋記  
第七十四回 佗羅尊者求師父 鏡鉞長老下雲山

詩曰：樓船金鼓宿都蠻，魚麗群舟夜上灘。  
月繞旌旗千障靜，風傳鈴柝九溪寒。  
荒夷未必先聲服，神武由來不殺難。  
想見虞廷新氣象，兩階干羽五雲端。

卻說國師老爺一手摸出一個銀錢來，遞與尊者，說道：「我這個銀錢佈施於你，若是你真心化緣，你拿我這個銀錢，一生受用不盡；你若是假意化緣，我這個銀錢，卻不輕放於你。」佗羅尊者接過錢來，心裡想道：「這個和尚也有些傷簡哩！只這等一個銀錢，怎麼有這些說話？我便是假意化緣，諒他不為大害。」接了銀錢，打個問訊，說道：「多謝佈施了。」扭轉身子來，一篷風，早已到了飛龍寺，坐在方丈裡面。只見總兵官雲幕口車來了，進門就問：「連日打探的事體何如？」尊者道：「還是那個牛鼻子道士，有些厲害。若論那個和尚，站著一千，只當得五百隻，哪裡放在他心上？」雲幕口車道：「怎麼就不放他在心上？」尊者道：「我看他滿面慈悲，一團方便。他看見我去化緣之時，只說我們真正是個化緣的，拿出一個銀錢來送我，又說上許多的嘮叨。似這等的和尚，放他在心上，我怎麼又做得個護國真人？」雲幕口車道：「他說些甚麼嘮叨來？」尊者道：「他說是我若真心化緣，這個銀錢，一生受用他不盡；我若假意化緣，這個銀錢，半刻兒不肯輕放於我。跳起來只是一個銀錢，怎說得不肯輕放於我的話？」雲幕口車道：「那銀錢在哪裡？」尊者道：「在我鉢盂裡的。」雲幕口車道：「你借來我看一看兒。」尊者一手取過鉢盂，一手拿著銀錢，遞與雲幕口車手裡。雲幕口車接過來，左看右看，看之不盡，說道：「你不可輕看了這個銀錢。你看它光芒閃閃，瑞氣氤氳，這一定是個甚麼寶貝。」尊者道：「饒它是個甚麼寶貝，落在我手裡，也得憑我來發遣它。」

道猶未了，只見那個銀錢劃一聲響，一跳跳起來，竟套在尊者的頸額脖子上，就像一塊白玉石做成的一道枷。套在頸額脖子上還不至緊，一會兒重有三五百斤，怎麼帶得起？壓得尊者撲冬的一跤，跌翻在地下，要起來起不得，要轉身轉不得。沒奈何，只得滿口吆喝道：「佛爺爺救命哩！佛爺爺救命哩！」雲幕口車站在一邊，嚇得魂不附體，口裡也在念佛，心裡想道：「原來南朝人，事事俱能如此。喜得我還是個知進知退，不曾觸犯於他。」尊者道：「總兵官，你救我救兒。」雲幕口車道：「我怎麼救得你哩？你只是自家虔誠懺悔一番就是了。」尊者果真髮起虔心懺悔，說道：「佛爺爺，弟子今後再不敢裝神做鬼，妄生是非。乞求赦除已往之愆，解脫這個枷紐之罪罷。」尊者自家口裡懺悔，雲幕口車也又站在一邊替他懺悔。一連懺悔了五七遍，只見那個玉石枷又是劃一聲響，早已掉將下來，依然還是一個銀錢。

尊者看見，心裡又好笑，嘎嘎的大笑了三聲，說道：「天下有這等的異事！」剛說得「異事」兩個字，還不曾住口，只見那個銀錢又是劃一聲響，又是一道枷枷在尊者的頸額脖子上，又是重有三五百斤。起來起不得，轉身轉不得，又是跌在地上，吆喝了半邊天。雲幕口車道：「國師，本然是你的不是。為人在世上樂然後笑，你有要沒緊的笑些甚麼？這如今還只自家懺悔就是。」尊者沒奈何，只得口口聲聲懺悔自家罪惡。雲幕口車也又替他懺悔一番。這一遭懺悔比不得先前，也論不得遍數，一直有兩個多時辰。尊者念得沒了氣，只在喘息之間，卻才聽見劃一聲響，還是一個銀錢，掉在地上。

雲幕口車又沒紇夕趕起來，走近前去，看著個銀錢，把個頭來點上兩點，心裡想道：「你也只是這等一個銀錢，怎麼有這許大的神通？」又點兩點頭。這個雲幕口車，莫非是個搖頭不語？哪曉得那銀錢就是個明人，點頭即知，一聲響，早已一個玉石枷枷在雲幕口車的頸額脖子上。雲幕口車慌了事，滿口吆喝道：「佛爺爺！與弟子何干，加罪在弟子身上？望乞恕饒這一遭罷！」連吆喝，連懺悔，這個枷再不見鬆。只見越加重得來，漸漸的站不住的樣子。沒奈何，叫聲道：「國師，國師！你也替我懺悔一懺悔。」叫一聲不見答應，叫兩聲不見答應。叫上三五聲，只見方丈裡走出一個閣黎來，看見是個總兵官帶著一個枷在這裡，連忙問道：「總兵老爺，你為何在這裡？帶著的是個甚麼東西？」雲幕口車道：「我這個事，一言難盡。你只替我叫過住持來。」閣黎道：「卻不見個住持在這裡。」雲幕口車道：「方才在這裡，怎麼就不見他？」閣黎道：「老爺，你豈可不知，這如今人都是些趨炎附勢的，他看見你帶了這個東西，生怕要貽害到他身上，卻不先自溜了邊。」雲幕口車道：「既如此，且不要講他。你去取過香燭紙馬之類來。」閣黎道：「要它何用？」雲幕口車道：「這個枷是我孽障所致。你去取過香燭紙馬，到佛爺爺位下，和我懺悔一番，我自然得脫。」

閣黎看見他是個總兵官，不敢怠慢。即時會集大小和尚，即時取過香燭紙馬，一邊職事，一邊樂器，細細的和他懺悔一周。懺悔已畢，輕輕的一聲響，又是一個銀錢，掉在地上。眾和尚都來請問這個緣故，雲幕口車道：「你們有所不知，不消問他。只尋出你的住持來，我與他講話。」內中有一個和尚，口快嘴快，說道：「住持老爺不在禪堂上打坐麼？」雲幕口車謝了眾和尚，拿了個銀錢，一逕走到禪堂上，只見佗羅尊者合掌，閉著眼，公然在那裡打座哩！雲幕口車叫道：「好國師，你便打得好座，叫我替你帶枷。」尊者撐開個眼來，說道：「是你自取之也，與我何干！我如今只是修心煉性，再不管人間的是與非。」雲幕口車道：「這個銀錢放在哪裡？」尊者道：「昨日那位老禪師已經說過了，我若真心化緣，一生受用它不盡；我若假意化緣，半刻兒它不輕放於我。我如今甚麼要緊，不去受用它，反去受它的氣惱？你把銀錢來，交付與我就是。」雲幕口車沒奈何，只得交付了銀錢，回到朝裡。

只見滿朝大小番官，都會集在那裡。番王接著就問道：「你們連日出去，打探事體何如？」雲幕口車先把自家打探的始末，細說了一遍。落後又把佗羅尊者打探的始末，細說了一遍。番王道：「有這等異事？這銀錢如今在哪裡？」雲幕口車道：「如今在國師身上。」番王道：「你還去請過國師來才好。」雲幕口車道：「他如今修心煉性，不管人間是與非。」番王道：「他要我推了病，他卻修心煉性！明日南船上歸罪於我，我如之何？」雲幕口車道：「果是那個銀錢難得脫哩！」番王道：「我這如今是個羸羊觸藩，進退兩難，國師怎麼去得手？」雲幕口車道：「若要國師，除非還是我自己到南船上，鬼推一番，得他收了銀錢去才好。」番王道：「都在你身上，再莫推辭。」雲幕口車沒奈何，只得找到國師行臺的船上，來求見金碧峰老爺。老爺聽知道是個番總兵求見，卻先曉得是那銀錢的事發了。叫他進來，問他道：「你是個甚麼人？」雲幕口車道：「小的叫做個雲幕口車。」老爺道：「你到這裡做甚麼？」雲幕口車道：「小的奉國王差遣，特來問候老爺。」老爺道：「也不是自來問候於我，決有個緣故。」雲幕口車就使出一個就裡奸詐來，說道：「實不相瞞，只為昨日化緣的和尚，是小的本國的護國真人。蒙老爺賞他一個銀錢，那銀錢卻有些發聖。真人埋怨道：『只因國王臥病，有慢老爺，致使貽害於彼。』」國王道：「我並不知怎麼叫做貽害。」因而彼此失和。故此國王特差小的，稟過老爺。望乞大發慈悲，赦除罪過！收回了銀錢，照舊君臣和睦，庶幾便於投降。」

原來老爺是個慈悲方寸，來者不拒，去者不追。聽知道他們君臣失和，心腸就軟將來了，說道：「阿彌陀佛！有個甚麼失和？我收他回來就是。」道猶未了，撲的一聲響，一個銀錢，早已掉在老爺面前。老爺道：「可是這個銀錢麼？」雲幕口車近前去看一看，看得真，卻說道：「正是它了。」老爺叫雲谷拾起來，穿到串上去。哪裡是個銀錢，原來就是一個瑩白的數珠兒，就是向日借與天師拿王神姑的。雲幕口車看見又是個數珠兒，越發曉得這個變化不測，心上著實害怕。磕上兩個頭，謝了老爺，回到飛龍寺裡。

只見佗羅尊者正在那裡打座，還不曾曉得收去了銀錢。雲幕口車要他耍兒，問說道：「主上特著我來相請，望真人千萬莫吝此行。」尊者道：「我說了不管人間是與非，你又來歪事纏做甚的？」雲幕口車道：「不是我們歪事纏，只因主上取出你的銀錢去了，故此特來相請。」尊者還不准信，說道：「我只是個不管是非。」雲幕口車道：「委果是銀錢去了，我怎麼又來弔謊？」尊

者卻把手摩一摩，摩得不見個銀錢，卻才睜開個眼來看一看，看不見個銀錢。你看他解脫了這場冤孽，就是開籠放鵲，脫纜行船，一轂碌跳將起來，高叫道：「我佗羅尊者，豈可就是這等矢志於他！他今日也纏不著我了。」一團大話，滿面英風，哪裡曉得是個雲幕口車替他擺脫的？

竟到國王殿上，相見國王。國王道：「連日不見國師，如失左右手。」尊者道：「我連日間為國勤勞，有失侍衛。」番王道：「這樁事卻怎麼處？」尊者道：「據總兵官所言，南朝那些將官，天上有，地下無。據貧僧所見，南朝那個和尚、道士，地下有，天上無。」番王道：「這是怎麼說？」尊者道：「沒有甚麼說。總來我們不是他的對頭。」番王道：「早知如此，前日初到之時，就該遞上一封降書降表，萬事皆休。捱到如今，進退兩無所據。」

尊者道：「主上不必憂心，我如今有了一個殺退兩兵之策？」番王道：「是個甚麼良策？」尊者道：「貧僧有一個師父，住在齊雲山碧天洞，獨超三界，不累五行。非貧僧誇口所言，我這師父能駕霧騰雲，又能通天達地；能降魔伏怪，又能出幽入冥；也能驅天神，遣天將，也能罵菩薩，打閻羅；又能使一件兵器，使得有些古怪。你說是個甚麼兵器？就是隨身的兩扇鏡鈸，一雌一雄。憑他撒起那一扇來，一變□，□變百，百變千，千變萬。莫說只是一萬，若是他使起神通來，就連天上地下，萬國九州，盡都是些鏡鈸塞滿了。只怕他不肯下山來。他若是肯下山來之時，砍那和尚的頭，只當切瓜；斷那道士的頸，只當撩蔥。憑他甚麼雄兵百萬，戰將千員，撞著他的就要去個頭，黏著他的就要丟個腦蓋骨。有一千，殺一千；有一萬，殺一萬；有□萬，損□萬；就有一百萬，也要送了這一百萬。且莫說一百萬，假饒他天兵百萬，神將千員，也只好叫上一聲苦罷了。」番王道：「叫甚麼名字？」尊者道：「因他這一對鏡鈸，人人號他做個鏡鈸長老。又因他鏡鈸會飛，人人又號他個飛鈸禪師。」番王道：「他住的齊雲山在哪裡？」尊者道：「在西天極樂國界上。」番王道：「有多少路程？」尊者道：「有□萬里之遠。」番王道：「水遠山遙，怎麼走得來？」尊者道：「但憑貧僧的本領麼，不愁他水遠山遙。」番王道：「怎麼的禮物去請他？」尊者道：「不須禮物，只要一封國書足矣！」番王道：「還要幾個官員同去麼？」尊者道：「只消總兵官一個，再加兩三個小番便夠了。」番王道：「事在燃眉，不可遲誤。」即時修下國書一封，交付總兵官雲幕口車。又差下了三個小番，跟隨佗羅尊者一同前去。

尊者帶了這些人，辭了番王，即時起馬，行了一日，約有百里之外，雲幕口車道：「此去有多少路程？」尊者道：「實不相瞞，大約有□萬里之遠。」雲幕口車道：「□萬里卻不走上幾時得你師父下來，救得國家這個燃眉之急？」尊者道：「你不消愁得，我心上有個主意。」雲幕口車道：「是個甚麼主意？」尊者道：「我師父原日傳授我一件寶貝，名字叫做風火二輪。火輪一起，滿空中烈火燒天；風輪一起，滿腳下順風相送。」雲幕口車道：「今日只用風輪便自夠了，不消火輪罷。」尊者道：「也要它燒起來，路上惡神惡鬼，卻才迴避我們。」雲幕口車道：「此言有理。但憑國師就是。」尊者不慌不忙，袖裡取出那件寶貝來。團團圓圓，就象鏡鈸兒的樣子，兩面一合相連。碾一下就開，開便是兩扇；收一下就合，合便是一扇。尊者拿在手裡碾一下開，喝聲道：「變！」只見那兩扇鏡鈸兒，就變成一合車輪。上面車箱、車櫃、車帷，色色齊備，就是一輛驛車，尊者叫過總兵官和那三個小番，一同坐在車上。尊者拿出個如意來，照著左邊輪上一敲，喝聲道：「火！此時不發，更待何時！」喝聲未絕，只見煙飛燄烈，紅通通的一塊火，從腳跟底下燒將上來。尊者又拿起個如意來，照著右邊輪上一敲，喝聲道：「風！此時不到，更待何時！」喝聲未絕，只見雲騰霧障，呼呼的響，一陣風從腳跟底下發將起來。一面火燒得紅，一面風吹得緊，就像坐在個火車上，火趁風威，風隨火勢，只聽得呼呼的響，好不厲害哩！尊者一個便不在心上，總兵官和這個小番耽了許多驚，受了許多怕。幸喜得一會兒到了一個山頭上。尊者喝聲道：「住！」只見風平火熄，依舊是一輛驛車。又喝聲道：「變！」只見車埋輪轉，依舊是一合鏡鈸兒。尊者收起個寶貝。

總兵官抬頭一望，只見層巒岌岌，虛壑谷含谷牙，高與天齊，下臨無際，果好一個名山也！問說道：「這山叫甚麼名字？」尊者道：「這山叫做齊雲山。」雲幕口車道：「名字叫做齊雲山，名下無虛。」有詩為證。詩曰：

齊雲標福地，縹緲似蓬壺。  
閭闔天門迴，勾陳復道紆。  
鸞旗迎輦輅，龍蓋擁香爐。  
石壁苔為篆，簾泉水作珠。  
真人來五老，帝女下三姑。  
禮殿凌霄漢，齋壇鎮斗樞。  
雲端雙闕峻，洞口一松孤。  
庭舞千年鶴，池生九節蒲。  
丹房餘上藥，玉笥秘靈符。  
別岫譜前出，飛梁樹抄迂。  
願言依勝托，長口覽真圖。

雲幕口車道：「山便是個齊雲山，令師不知還在這裡？」尊者道：「家師不遠。前面的碧天洞，就是家師。」大家行了一會，果然到了碧天洞門口，只見：

洞門無鎖月娟娟，流水桃花去杳然。  
低渺湖峰煙數點，高攢蓬島界三千。  
雲中雞犬飛丹宅，天上龜蛇護法筵。  
奇勝紛紛吟不盡，一聲猿嘯晚風前。

到了洞門口，尊者道：「你們且站在門外，待我先進去通報一聲，卻來相請你們廝見。」雲幕口車道：「國師請行，末將們在此伺候。尊者曳開步來，望洞裡直跑。見了飛鈸禪師，行了禮。禪師道：「徒弟，你從哪裡來？」尊者道：「小徒住在西洋之中木骨都束國飛龍寺裡，做一個住持。蒙國王□分敬重，拜我為護國真人。仗老師父的佛力，一向風調雨順，國泰民安，沒有一些事故。近日平地到了寶船千號，戰將千員，雄兵百萬，口稱是南朝大明國朱皇帝駕下欽差來的。」禪師道：「差來做甚麼勾當？」尊者道：「差來撫夷取寶。本國沒有他的寶，他又逼勒著要甚麼降書降表。國王心下不肯，他那船上就起出個不良之意，統領人馬，要抄沒他這一國人民。總兵官要與他廝殺一場，爭奈那船上人馬強橫，勢大如山，做不得他的對手。小徒要與他對敵一場，爭奈他船上有一個道士，號為甚麼引化真人；又有一個和尚，叫做甚麼金碧峰，兩家子都會術法，都會變化，徒弟們一籌不展。」禪師道：「你國王就遞上一封降書降表，便自解了這個災難也罷。」

尊者就扯個謊，打動師父的慈悲，說道：「這個降書降表，初然間是國王不肯；到其後之間遞上去，他又不接。盡著他的蠻勢，一味只是要抄沒這一國的人民。不分貴賤，不分首從，不分大小，指日間盡為齏粉矣！」禪師聽得「抄沒」兩個字，就有幾分慈悲，說道：「阿彌陀佛！怎麼一個國，就要抄沒了？你如今到我這裡來，有何話說？」尊者道：「是我國王久聞老師父大名，今日不幸遭了這個天翻地覆的變故，特來求救於老師。現有一封國書，現差下一個總兵官，還有三個跟隨的小廝，都在洞門外。徒弟未敢擅便，先來稟知老師。」禪師道：「既有來人來書，可叫他進來。」尊者即時叫進總兵官，跟隨的三個，一齊見了禪師，各行了一個禮，遞上國書。禪師拆書讀之，書曰：

西洋國木骨都束國國王麻里思謹再拜奉書于飛鈸禪師仙仗下：仙風宣暢，遐邇被聞；更得盛徒尊者，朝夕左右，益深仰止之渴。頃緣敵國不幸，變墜白天。舉國黎元，指日盡為齏粉，殊為惻焉！懇乞老師大捨慈悲，俯垂救拔。倘全蟻命，無量功果！臨楮不任激切屏營之至！

禪師看了書，說道：「我們久沉巖洞，哪曉得你人間的甚麼是與非。多多拜上你的國王，再求別一個去罷。」尊者道：「本國國王也曾說來，本不當驚煩師父。只說是人命關天，螻蟻也曉得貪生怕死。莫說是這個一國之中，豈沒有個善男子？豈沒有個信女人？玉古俱焚，滌天大變。況且這今天上地下，只有師父一個人。除了師父以後，再沒有個人做得他的對手。故此不遠而來，求救於師父。望師父只念人命分上，不惜一行，也是師父的無量功德。」飛鉞禪師吃佗羅尊者這一席言話，抑揚褒貶，就說動了心，說道：「也罷。既是你國王來意懇懇，我為他救了這一場苦難罷！」尊者道：「師父請行。」禪師道：「你們先行，我隨後就到。」尊者拜辭師父，說道：「再三不用親囑咐。」禪師道：「想應木骨國中人。」

尊者出了洞門，駕起風火輪來，頃刻之間，又到了木骨都東國。國王接著，說道：「好來得快也！」尊者道：「我駕起著風火兩輪，一去一來，共是三日，拿了主上一封書，請動了我的師父。這正叫做：風火連三日，官書抵萬金。」國王道：「你師父可肯下顧麼？」尊者道：「貧僧再三央浼我師父，我師父許了就來，即時就好到也。」

道猶未了，把門官報道：「有一個遠方來的禪師在門外，口裡說道：『要來見朝。』」尊者道：「是我師父來了。」國王道：「你快去迎接他進來。」佗羅尊者接住師父，引進朝來。番王請上金殿，連忙的下拜磕頭，說道：「寡人有何德能，敢勞活佛下降？」飛鉞禪師道：「小徒蒙主上洪恩，未能補報。今日有難，貧僧當得前來效勞。況且又承尊使御札，何以克當！」番王道：「敝國不幸，禍從天降。沒奈何，故此遠來驚動。」禪師道：「自古以來，兵對兵，將對將。你們總兵官到哪裡去了？」番王道：「總兵官也曾去打探來，爭奈南船上的將勇兵強，殺人不見傷。」禪師道：「怎麼殺人不見傷？」番王道：「不論刀槍劍戟，殺在人身，並不曾見半點傷痕。」禪師道：「趁他殺不傷人，正好和他廝殺。」番王道：「他明日要賣弄他的手段，見得這等高強。終不然是不會殺人，只會殺得狠些！」禪師道：「小徒也有三分本領，怎麼不拿出來？」尊者道：「我做徒弟的也曾去打探一番，做出一個化虎不成反類狗，故此也不奈他何！」禪師道：「怎麼就會化虎不成反類狗？」尊者道：「徒弟昨日已曾稟過師父來，那船上有個道士，號為天師，又有個和尚，號為國師。他兩個人有□分的本領，卻就狠似兩個老虎，故此徒弟狗也不如。」只這兩句話說得低了些，就激得個禪師一時發怒，暴跳如雷，喝聲道：「哇！胡說！甚麼人是老虎？甚麼人是狗？」番王看見禪師發怒，連忙的賠上個小心，說道：「佛爺爺恕罪！佛爺爺恕罪！」禪師道：「不干我發怒生嗔，只我的徒弟看得別人這等的大，看得自己這等小。不是貧僧誇口所言，貧僧看那船上的兵將，如同螻蟻一般，看那兩個道士和尚，如同草芥一般，哪裡在我心上！貧僧今日相見之初，無以自通，待貧僧取過南船上□個人頭來，獻與主上，權當一個贄見之禮。」番王大喜，說道：「禪師有些神通，寡人社稷之福也！」道猶未了，禪師取出一扇鏡鉞來，望空一撇，口裡喝聲道：「變！」一會兒，一就變□。只見□扇鏡鉞，旋旋轉轉，飛舞在半空之中，齣齣的響，竟照著南船上吊下來。

卻不知這一下來還是喜還是凶？且聽下回分解。